

“ 十一 五 ” 国 家 重 点 图 书

THE ISSUES
OF
POLITICAL ECONOMY

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
历史的视角

(第三辑)

高德步 /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历史的视角 / 高德步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4

(政治经济学论丛·第三辑)

ISBN 7 - 5058 - 5472 - 0

I. 经… II. 高… III. 经济史 - 研究 - 世界
IV. F1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4835 号

责任编辑：赵兰芳

责任校对：董蔚挺

版式设计：代小卫

技术编辑：邱 天

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历史的视角

高德步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036

总编室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 esp. com. cn

电子邮件：esp@ esp. com. cn

北京欣舒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河北三河德利装订厂

880 × 1230 32 开 11.5 印张 280000 字

2006 年 4 月第一版 2006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 - 5058 - 5472 - 0/F · 4732 定价：27.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一百多年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社会发生了许多重要而深刻的变化。在西方国家，与新科技革命相伴随的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经济具有了许多新的特点。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挫折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过渡，使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着新的严峻考验。在经济学理论发展中，西方经济学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日益增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联系变化了的实际，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科学地回答新的历史阶段提出的一系列新问题，回应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非难和攻击，创造出适应时代需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形式，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我们与经济科学出版社合作，编辑和出版了《政治经济学论丛》。该丛书已被新闻出版总署列入“十五”国家重点图书。

该丛书的目的在于及时反映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为建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形式做出努力。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们为本书工作确立了以下基本原则：

一、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解成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或方法论，我们才能抓住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在纷繁复杂、急速变化的世界中，体验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发展起适应于新的历史条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形式。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①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归根结底是历史唯物主义，其基本原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作过经典性的表述。根据这一经典表述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其他有关阐释，可以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归结为如下五个基本命题：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个体经济行为；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和说明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

二、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与不断变化的条件相适应的历史性科学，必须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以历史唯物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2页。

义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是深深扎根于现实经济生活的沃土之中，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客观源泉，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命力所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形式，是对现代经济生活客观运动规律的科学反映，它要说明新现象，回答新问题，揭示新规律，要有新的主题、概念、范畴和理论。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一百多年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许多重要而深刻的变化，工业社会开始向信息社会过渡，经济的全球化迅猛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变化日新月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过程的信息化和自动化、生产集中的巨大发展和分散化趋势的并存、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和金融资本的膨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和周期的复杂化、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日益明显，这些现象都极大地影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部结构。在社会主义运动中，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实践、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挫折，对于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些新现象和新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不可能找到现成答案，照抄照搬西方的经济理论不可能得出科学正确的结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探索和创立与不断变化的现实相适应的新理论，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本途径。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资本论》及其手稿称做《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入地研究西方经济学，吸收其中合理的成分，抛弃其中的不科学因素，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途径。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对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了全盘否定和排斥的态度，这是不正确的、片面的。马克思曾经把19世纪30年代后的资产阶

级经济学称做庸俗经济学，因为它是辩护的而不是客观的，它只在表面现象内兜圈子而不揭示事物的本质。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批判是有根据的。但是，不能由此而否定一百多年来西方经济学发展的成就和意义。现代西方经济学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反映了现代化大生产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运行的一些一般规律；另一方面它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体现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当事人特别是资本家阶级特殊的价值观和利益要求。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探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形式，一方面要从西方经济学中吸取其反映现代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科学的成分，在学习和借鉴中丰富、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另一方面要准确和科学地辨别其中对社会主义事业有害的意识形态因素，批判其中错误的和不科学的东西。对于西方经济学简单否定或全盘接受的态度都是不正确的。深入细致的研究，批判性的借鉴，是获得科学成就的惟一途径。

四、探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形式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理论的反思。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上，必然会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理论产生新的认识。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当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历史的局限。克服这些局限，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经典作家关于消灭商品生产的理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他们揭示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这一观点贯穿于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理论的始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商品生产的这种批判尽管有自己的根据和意义，但总的来看是不符合实际的。出现这一理论偏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根源是，他们误把机器生产

发展之初的某些现象当成了分工将要消灭的征兆，认为分工的消失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已不再是什么虔诚的愿望，它已经被大工业变为生产条件本身，只要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可以消灭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实现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对于分工的这一看法，直接影响了他们对商品生产乃至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前景的判断。实践证明，在机器工业的条件下消除社会分工是不可能的。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中，类似的例子还有。明确承认到这一点，丝毫不会贬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价值，反而会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和现代化提供前进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赞同卢卡奇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即：“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①

我们愿意在这个意义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正统，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造出适应时代要求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形式。

林 岗

2000年11月18日

^①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8页。

第三辑前言

在《政治经济学论丛》第三辑出版之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出现了重要的机遇。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作出了重大发展，中共中央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正在深入进行，忽视和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和科学意义的错误倾向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批评，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正在得到加强。《政治经济学论丛》第三辑，包括以下五本著作：《马克思的发展理论与科学发展观》（张雷声、张宇主编）、《中国的转型模式：反思与创新》（张宇著）、《数理政治经济学》（张忠任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演变》（高峰著）、《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历史的视角》（高德步著）。我们衷心地希望《政治经济学论丛》第三辑的出版能够为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目 录

导言 经济史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 / 1

第一部分

方法论：经济史与经济学

1 论经济史学的对象、任务与方法 / 9

2 经济史：对经济学理论的证实与证伪 / 25

3 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和历史方法 / 39

4 方法和价值：经济学与法学的历史比较 / 53

5 世界经济史的时空结构与逻辑演进 / 74

第二部分

经济发展：产业革命与现代化

- 1 16~17 世纪英国的流民问题 / 95
- 2 18 世纪初英法两国的泡沫危机 / 106
- 3 英国工业革命的技术创新机制 / 115
- 4 工业化过程中的“中间部门”与“过渡性”就业
——英国经济史实例考察 / 126
- 5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技术进步与就业 / 137
- 6 英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农业劳动力转移 / 152
- 7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城市病”及其初步治理 / 164
- 8 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
——英国经济史实例考察 / 173
- 9 进口替代还是出口替代：美日工业化模式比较 / 183
- 10 论供给创新：技术、制度与周期 / 206
- 11 周期性通货紧缩及其治理 / 218
- 12 科学发展观的人文意蕴 / 229

第三部分

制度变迁：理论与历史

- 1 制度变迁理论：马克思与诺思 / 247
 - 2 西方市场经济三维结构的起源与确立
——英国经济史实例考察 / 261
 - 3 竞争有序化：市场向成熟阶段的演进
——英国经济史实例考察 / 273
 - 4 公司制度起源和公司法目标的演变 / 287
 - 5 美国反托拉斯法及其实施原则的变迁 / 298
 - 6 法律制度变迁的经济分析 / 312
 - 7 制度变迁理论与我国的改革实践 / 326
 - 8 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历史思考 / 337
- 后记 / 350

导 言

经济史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

一、经济学研究的历史方法

经济史是经济学的一部分。作为经济学组成部分的经济史学，是科学而不是艺术。所以，经济学的科学方法也是经济史的方法。经济学方法可以概括为两种，即逻辑的和经验的。逻辑方法的最高境界是数学方法，而经验方法的最直接运用则是历史方法。从哲学上讲，数学方法的本质是演绎法，而历史方法的本质是归纳法。

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既包括逻辑方法也包括历史方法。我们都知道，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而《资本论》是这种方法的最佳运用。但是从李嘉图开始，经济学家逐渐放弃了历史方法，而主要采纳抽象演绎法。从新古典经济学开始，数学在经济学中逐渐占据了重

要地位，到了 20 世纪下半期，数学甚至成了经济学的主要方法和工具。尽管新制度经济学也运用历史方法，但在整个经济学界仅仅算是“偶尔为之”的事，进不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大堂。

事实上，不论是数学方法还是历史方法，都是很好的方法，但是都不能走极端。数学方法的运用不能使经济学丧失社会经济内容，不能成为纯粹的数学运算。更重要的是，经济学不能没有价值判断。而数学方法运用到极端往往导致这样的结果。诺思曾经批评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这种倾向，他指出：新古典理论“具有数学的精确和雅致，塑造了一片无冲突的、静态的天地”，而在分析时间推移过程中的经济绩效时，包含两个错误假定：即制度无关紧要和时间无关紧要。^① 这一批评是十分到位的。经济学要克服这些缺陷，就应该更多地采用经验的方法，具体说就是历史方法。

当然，历史方法也不能走极端。历史方法容易导致一种现象描述方法。而描述方法的结果，也是导致价值判断的缺失。例如，历史主义创始人兰克提出“如实直书”的历史方法，真实地再现历史，而对于历史的评价则交给读者。事实上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历史学。历史学的任务不仅仅要“再现历史”，更重要的是给现代人一种启迪，让人们知道现在该如何行动。所以，历史都是当代史，都是现代人对于历史的理解和对未来的展望。所以说，历史是一种智慧。经济学运用历史方法，实际上是运用历史智慧。

二、经济学家的经济史研究

笔者在《论经济史学的对象、任务与方法》^② 一文中，把经

① 诺思：《历时经济绩效》（诺思于 1993 年 12 月 9 日在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的演讲），译文载《经济译文》1994 年第 6 期。

② 高德步：《论经济史学的对象、任务与方法》，载《南开经济研究》2000 年第 6 期。

济史分为经济学家的经济史和历史学家的经济史。事实上并不存在两种经济史。不论经济学家还是历史学家,他们所研究的是同一个对象。但这两类人的学术背景有所不同,即学经济学出身的和学历史学出身的。而且这两类人有着不同的学术训练,而这种不同的学术训练,导致他们在经济史研究方法上的不同。经济学家所研究的经济史充满了假设和推理,特别是经济学中最常用的某些理论工具,他们喜爱做的是用经济学的理论工具来阐释经济史。例如,诺思认为,“在解释经济史实之前,需要一个概念基础”。^①而历史学家所研究的经济史充满了考据和文献,他们认为经济史研究的进展,最重要的是史料,然后才求诸于有关理论或概念。

经济学家的经济史研究,必然与经济学理论紧密结合。这一点可以从经济史研究的主题上反映出来。经济史的主题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经济增长,即人类社会技术进步与经济实绩提高的历史;第二,制度变迁,即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和经济制度演变的历史;第三,社会进步,包括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文发展两方面的历史。

经济学家的经济史研究,必须经历从历史到理论,从理论到历史,再从历史到理论几个反复过程。笔者把经济史研究从方法上也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描述的即编年体经济史;第二,分析的经济史,即运用某种经济学理论对经济史进行阐释;第三,历史方法的经济学,即将历史方法引进经济学,给经济学一种历史观。第三个层面是经济史研究的最高境界。到这里,经济学与经济史已经完全融合在一起。能达到这个境界的只有少数经济学家,马克思是最伟大的一个,其他人还可以包括韦伯和熊彼特,诺思和布罗代尔也达到一定境界。一定的经济学理论,还可以返回来指导编年经济史的研究,从而改变人们对原有经济史的看法。这是经济史发展的第二个轮回。

①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序),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研究经济史。《德意志意识形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都是典型的经济史论著。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可以说既代表了经济学研究的最高成就，也代表了经济史研究的最高境界。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在他研究中贯彻了一种“历史观”，即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和最终灭亡的规律。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最伟大的经济史学家。

三、经济学理论的历史相对性

笔者常常讲一个观点，自己将其称为“历史相对论”。就是说，任何理论都是相对真理，即都是历史的。这是因为，任何经济理论都源于当时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都是经济史的产物。

在经济学史上有两种有趣的现象：一种现象是经济学家的某些天才发现在当时没有产生任何社会回响，他们的思想往往是被后人发现的。例如戈森定律。1854年戈森发表《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提出著名的戈森定律。但他的思想并不被当时的人们所理解，于是他失望地将所有未售出的书籍收回予以销毁。1879年戈森定律被杰文斯发现，这样戈森才在经济学说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所以说，戈森是个生不逢时的经济学家，而造成他的悲剧的正是历史。因为他的思想太超前了，甚至超越了历史。1991年科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导致他获奖的交易成本理论事实上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了。当时，科斯的理论并没有引起过多的关注。这是因为当时社会面临的问题是严重过剩，是“总供给与总需求”问题，凯恩斯理论盖住了所有其他思想。然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科斯的理论盛极一时，经济学人言必称科斯，言必称交易费用。这是因为，在20世纪

30年代还不明显的交易费用问题现在突出起来了，科斯的理论于是成为最时髦的理论。

所以说，思想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超前于现实发展，但是社会主流思想却不能超前发展。某些科学家的天才发现在他们所处的时代有可能被埋没。只有经过一定时间的变化，条件成熟，社会需要，这些天才的发现才被社会所接受。

另一方面，一种理论无论在当时产生多么大的影响，但事过境迁，最终也要被纳入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范围。因为经济理论产生的时代已成为经济史，该经济理论也必然成为经济思想史。这里典型的例子是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产生于大危机时代。凯恩斯主义与流行的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传统不同，他强调经济危机的原因是需求不足，而在政策上主张国家干预。有人认为是凯恩斯主义挽救了资本主义，并把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的黄金繁荣也归功于凯恩斯。但到70年代，凯恩斯主义却“失灵”了。这时，批评凯恩斯的人将七八十年代的“滞胀”归咎于凯恩斯。事实上，不是凯恩斯错了，而是时代变了。斯蒂格勒说：“科学论著决不会是思想的最后一个版本，因而也决不会是第一个版本。”^①对于经济学理论的看法，也要有一种历史观。经济理论与经济史一样，总是不断演进的。事实上，是经济史的演进决定了经济理论的演进。

四、中国经济史、外国经济史和世界经济史

经济史学科包括中国经济史和外国经济史以及世界经济史。过去我们常常把经济史分为中国经济史和外国经济史，把外国经

^① 斯蒂格勒：《经济学家与说教者》，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159页。

济史与世界经济史包括在一起。但是事实上，外国经济史和世界经济史是不同的。外国经济史是外国的国民经济史，而世界经济史则是世界各民族和国家的共同经济史。

我国的经济史学者大都是研究中国经济史的。而研究外国经济史的学者仅仅占不到十分之一。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史研究有一个很大缺陷，这就是学科分割，甚至画地为牢。这种分割既包括时间上的分割，也包括空间上的分割。例如，从时间上看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从空间上看则有中国和外国之分。事实上，作为学者当然必须有主要研究领域，但不论做哪个领域的研究，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史的知识背景，都是不可或缺的。

研究现实经济要有一种历史观。诺思^①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译本序中指出：“历史表明，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所以，必须将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经济现象，放到历史上去理解。比如我们说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从历史上理解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特色”取决于中国的现实国情，而这个现实国情是由中国的“历史国情”所决定的。而研究某一段历史，也要将这段历史放到更长远的“大历史”中去理解。另一方面，研究中国的经济史，也要将其放到世界的“大历史”中去理解。因为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当然，研究世界经济史也要将其与中国经济史联系起来。

总之，研究经济史，必须有理论，有历史，史论结合；有历史，有现实，历史与现实结合，史为今用；有中国，有外国，有世界，民族经济史观与世界经济史观结合。可见，研究经济史并不容易，需要有较好的经济理论功底，还要有较好的史学造诣，不仅要了解中国，还要了解外国和世界。

^①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序），上海三联书店 1991 年版。